

周远廉 著

天下第一清官

——清代廉臣张伯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

天下第一



清代廉臣张伯行

周远廉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清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第一清官:清代廉臣张伯行/周远廉著.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5

ISBN 7-215-04245-6

I. 天… II. 周…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055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市永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5 字数 447 千字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定价:26.00 元

目录

一、衙役横行.....	(1)
二、初挫敌威.....	(28)
三、诱捕庆都狼.....	(50)
四、驿丞上吊.....	(70)
五、裙带飘飞.....	(99)
六、钦差扰驿.....	(109)
七、庄头咆哮公堂.....	(125)
八、人虎斗智.....	(144)
九、县印被盗.....	(162)
十、巧遇兰妹.....	(172)
十一、计擒畿南虎.....	(188)
十二、康熙皇帝闹法场.....	(202)
十三、“吉康”生变.....	(226)
十四、两淮大乱.....	(251)

十五、百花妍会	(278)
十六、火耗规银倍增	(314)
十七、夜探县衙密会	(332)
十八、砸卡救民	(347)
十九、解脱南洛苦难	(356)
二十、革规银减耗羨	(368)
二十一、六合奇冤	(389)
二十二、江浦疑案	(416)
二十三、金坛遇险	(456)
二十四、科场风波	(477)
二十五、千名生员下狱	(501)
二十六、督抚会审	(520)
二十七、天大冤案	(531)
二十八、巨浪吞舟	(545)
二十九、血溅督署	(560)
三十、“天下第一清官”	(571)

一、衙役横行

天低云暗，雪深盈尺，寒风刺骨，滴水成冰，鸟兽匿迹，千里寂静。

忽然，一道低沉凄凉的声音打破了这死亡般的寂静，原来，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叟正在村西头路边大树之下边走边吟：

催租吏，不出村，手持官票夜捉人。今年官粮去年欠，不待二麦田头春。衙鼓三声上堂坐，又发雷签急于火。新粮半待旧粮催，前差未去后差至。男呻女吟百无策，数钱先偿草鞋费。剥肉徒充隶蠹肥，医疮岂为农夫计？谁怜禾黍被风吹，秋稻无收官不知。官不知，谁与说？短袖贫儿仰天泣！不求按亩踹荒田，只望缓征钩县帖。东邻白头姬起早，黄口小儿啼不饱。无钱能买爪牙威，七十老翁拿过卯。（《催租行》）

刚吟到此，老叟咳了起来，他喘息了一会儿，又吟诵道：

县官编丁著图甲，悍吏入村捉鹅鸭。县官衣锦食鱼肉，悍吏沿村括稻谷。豺狼到处无虚过，不断人喉扶人目。长官若善民已愁，况以不善司民收。山田苦旱生草菅，水田浪阔声潺潺。圣主深仁发天庾，悍吏贪勤为刁奸。索逋汹汹虎而翼，叫呼楚挞无宁刻。村中杀鸡忙作食，前村后村已屏息。呜呼长吏知与否，知而故纵非人为。（《悍吏》）

“非人为”三字刚说完，五个早已来到大树跟前的衙役中，一人厉声喝道：“老该死的，你好大的狗胆，竟敢诽谤县太爷，辱骂我等，不教训教训你，你不知好歹。李小三，给他两下。”

一个獐头鼠目的家伙，走上前来，劈头盖脸地向那位老叟打去，老叟被打倒在地，滚来滚去，一边滚，一边叫道：“我没有错，这是被当今皇上钦封为‘大清官’的先贤于成龙总督大人写的诗词，他老人家对贪官污吏的鞭挞，难道错了不成！”

那个发令打人的衙役冷笑一声说：“什么鱼成龙，蛇成龙，老子不知道，我等只知道县典史张大人、知府汪大人、巡抚庆宝大人，我还没有见过小小鱼儿变成龙的。”言毕，不禁为自己的诡辩而得意洋洋，哈哈大笑。另外四个衙役也随声附和，狂笑不止。

这时，村子里陆续出来二三十人，看到这番情景，既愤怒，又担心，害怕那位老人被折磨惨死，但慑于衙役淫威，又不敢拦阻，十分着急。四位过路行人听到老人的吟诵，也停了下来，在旁观看。

老叟气得浑身颤抖，不顾疼痛，挣扎着站了起来，冲着那个满脸横肉下令打人狞笑不止的衙役讲道：“黄二虎，你怎么能侮辱先贤！于成龙大人任至两江总督，为官三十载，衣布食素，两袖清风，忠君爱民，备受万岁爷赞扬，多次赐以御诗御文，你知道吗？”

黄二虎瞠目结舌，无言可对。

老叟见机抓紧讲道：“你既不知，我便给你宣读宣读。万岁爷曾御书‘高行清粹’匾额赐与于大人，又御赐对联‘历任甘棠随地荫，两江清节至今传’。还钦赐御诗：‘自昔崇廉洁，勤思吏道澄。郊圻王化始，锁钥重臣膺。政绩闻留牍，风期素饮冰。勛哉贞晚节，褒命日钦承。’”

黄二虎问：“说完了吗？”

老叟说：“还多呢，万岁爷御赐于大人两道祭文和一道碑文，其第一道祭文说：尔于成龙志笃醇诚，谊敦贞介，甫膺民社，聿著循声，既懋旬宣，弥彰令绩，是用畀以节钺，绥乃邦畿，尔克抚字维勤，苞苴尽绝。迨两江迁镇，一节罔渝，驭下则大革贪风，励己则寒同儒素，虽古廉吏，曷以加兹，乃倚任方殷，遂溘焉沦逝，轸怀良恻，异数频烦。呜呼萧然官舍，担石之无存，焕以纶章，庶泉台之克慰，苾芬在御，尚其歆承。”

老叟停了一下，又说：“于大人任直隶巡抚时，曾颁发《严戢衙蠹檄》，其中讲道：衙役犯赃，首严功令。狠毒衙役，閤閤脂膏，从而吸尽，良民蠹贼，莫酷于斯。采办军需，则滥加科派，取用夫役，则卖富差贫。承催钱粮，拘提人犯，大收酒食差钱，狼贪豕突，穷乡僻壤，辱及妇女，几无天日，尤为切齿。”

黄二虎早就羞怒万分，但因老叟系宣读万岁爷的御制诗文，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打断老叟的恭诵，这时一听是念的于成龙的檄示，且痛斥贪残衙役，不禁暴怒，扯起破铜锣似的嗓子，大声嚷道：“张老头，你穷疯了，竟敢辱骂我黄二虎，不给你点厉害，你这张嘴是闭不住了，好，我看你还叫不叫。”言毕，扬起蒲团般的大掌，向老叟打过去，打得老叟跌倒在地，掉了三个牙齿，血流不止。

老叟满腔怒火，紧闭嘴唇，挣扎着站了起来，喘喘气，然后怒视黄二虎一伙，大骂一声：“黄二虎，我给你拼了。”将头直向黄二虎碰去。

黄二虎一闪，一个扫堂腿，将老叟扫倒在地。十几年来，黄二虎还从未被老百姓这样讽刺和顶撞过，今天却碰到个倔老头，他脸都气青了，大声嚷道：“反了，反了，老子还从未见过这样刁蛮的家伙，不把你制服，我黄二虎今后怎能下乡收税捕捉犯人。李小三，把老该死的抓起来，绑在树上，给我狠狠地打。”

李小三和另一衙役冲上前来，架着老叟绑在树上。老叟仰天高呼：“老天爷，你怎能听任恶役横行，良民受苦，你该管管呀！”

黄二虎狞笑一声说：“张老头，老天爷正在睡觉，哪有闲工夫管人间的事，你就认栽了吧。你若叫我三声干爸，我念你年迈老朽，就饶你一条命，把你放了，不然，我把你活活打死。叫不叫？”

李小三一伙衙役大声嚷道：“张老头，快叫，快叫。”

老叟愤怒万分，使尽力气骂道：“黄二虎，你们这帮披着人皮的豺狼，滥施酷刑，重征赋税，勒索民财，敲骨吸髓，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欠下了累累血债，我若是你的亲爸，定将你重杖三百，逐出家门，你还想让我叫你干爸，真是白日做梦。我张正山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揭露贪官污吏罪恶，就要告状，不把你们这帮坏蛋绳之以法，我死不瞑目，死后也要变成厉鬼，索讨你命。”

黄二虎气极了，大声嚷道：“老该死的，你还敢骂我，好，今天就成全你，让你去变鬼，我就等着你来索命吧。”言毕，他从李小三手里拿过大棍，双手高举，向张正山头上打去，眼看老叟就要头破血流一命归天了。

忽然，空中响起了愤怒的喝斥声“住手”，一人飞跃而至，抓住了黄二虎的双手，大棍落不下去。黄二虎使劲一挣，没有挣脱，他向那人瞧去。只见此人身高五尺多，而立年岁，目光炯炯，身着蓝色长衫，一副书生打扮，好像是进京赶考的秀才，穿着比较朴素。

黄二虎一见来人既不像是武将和强盗，又不像是达官贵人，便放下心来。他再使劲往后一挣，不料那人突然松手，黄二虎用力过

猛，控制不住，跌倒在地，大棍也飞了出去，砸在李小三肩上，疼得他哇哇直叫。

黄二虎勃然大怒，站起来后冲着那位书生嚷道：“你是什么人，胆敢拦阻公差，庇护刁民。”

那位书生淡淡一笑说：“我是什么人，不久你会知道的，现在我要问你，凭什么要将这位老人家绑在树上？”

黄二虎面露不屑神态，阴阳怪气地说：“你问这个干什么，难道你要为老该死的打抱不平吗？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你知道老该死的犯了什么罪？”

书生说：“你讲讲。”

黄二虎说：“张正山这个老头，妖言惑众，辱骂朝廷命官，煽动刁民抗赋，罪在不赦，难道你要与他合伙谋反不成。”

书生问：“根据何在？”

黄二虎说：“这个老头刚才念的歪词，就是铁证，大家不是都听到了吗？”

书生问：“老翁不是说清楚了吗，这是于成龙大人写的诗词。”

黄二虎说：“什么鱼成龙不鱼成龙，我问问你这个书呆子，这些诗词骂了官员和吏役，官老爷是朝廷命官，是万岁爷钦派的，吏役又是朝廷命官派任的，也就是说，官员吏役是代表朝廷行事的，侮辱官吏就是侮辱朝廷，就是辱骂万岁，这不是犯下了十恶不赦大罪吗！”

书生一听，差点笑出声来，他赶紧止住，又问：“还有什么罪？”

黄二虎说：“官员吏役的基本职责就是催收赋税缉拿乱民，张老头胆敢辱骂认真催赋缉盗的朝廷命官和衙役，岂不是煽动刁民抗赋谋反，这可是灭门诛族的大罪。”言毕，黄二虎不禁为自己的诡辩而兴高采烈，李小三大呼：“黄头讲得好。”另外三个衙役也齐称：“好，好，好。”

黄二虎冲那书生喝道：“你听明白了吧。你身为士子，理应闭门读书，忠君报国，怎敢庇护刁民，扰乱公务，违法犯罪。”

书生笑笑说：“你要怎么办？”

黄二虎说：“将你拿下，绑送县衙，轻则革去衣衫，杖责一百，枷号三月，重则打入死牢，与张老头同时问斩。”

书生佯作惊恐状态说道：“我从出生以来，今年快三十岁了，从未挨过打，更未枷号过，这个苦头我可吃不起，黄二虎，你可有什么通融的法子，使我免遭责打枷号和斩杀？”

黄二虎把头一扬，哈哈笑道：“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视死如归敢上刀山下火海的大英雄，跳出来大干打抱不平的宏伟壮举，不料却是一个怕见鞭棍贪生怕死的胆小鬼。你小子瞧瞧我黄二爷的左腿。”言毕，卷起裤子，露出左腿，只见左腿肚子上有一道五六分宽两寸多长的伤痕。

黄二虎指着伤痕洋洋得意地说：“小子，你看清楚没有，你知道它是怎么来的？”

书生一看，心知这必然是泼皮流氓争斗打赌的结果，佯装不知说：“看那样子，可能是你去偷鸡时，被哪家主子养的凶狗咬的吧。”

众人一听，不禁哄堂大笑。

黄二虎怒吼一声说：“笑什么，狗哪能咬住老子的腿。这是你黄二爷大显雄威的证据。”

书生说：“一道伤疤怎么竟成了耍威风的证据，我不懂，我不信。”

黄二虎得意洋洋地说：“书呆子，你懂个屁，想当年我黄二爷闯荡江湖，所向无敌。有一天，恶阎王阙霸带领四十多个兄弟，闯进我开的赌场，凶神恶煞地逼我交出赌场，不然就要抓人抄家。当时我那十几个伙计都吓呆了，我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冲着恶阎王说：按江湖规矩，比刀刺腿肚，输了，我认栽，赌场归你，我扫地出门。

言毕，撕下裤腿，拔出匕首，在腿肚子上划了这么长口子，顿时血流如注，尽管当时我差点晕过去了，但还是硬顶住了。恶阎王一看，吓呆了，他怕我拼命，更怕我将来找他算账，行刺暗杀，只好灰溜溜地撤走了。从此以后，我黄二虎名扬冀南，威震八县。”

李小三等四个衙役连声赞叹说：“黄头了不得，真是大丈夫。”

众村民一听，更加害怕黄二虎，敢怒而不敢言。

黄二虎对那书生说：“照理我应该将你绑押到县，杖责枷打，但是今天我黄二爷高兴，就对你开恩了。好吧，你交赎罪银一百两，我就放你走。”

书生说：“一百两太多了，可不可以少些？”

黄二虎说：“不行，一分钱也不能少，否则，押解县衙。”

书生想想说：“命比银子重要，命都没有了，或者打成重伤，银子又有什么用。我愿交银，但请开张收条，以便给我那个当家的兄长有个交代，不然，他还认为我是嫖赌花了呢。”

黄二虎一想，这呆子是过路之人，他没有胆子去告状，告也不怕，拜兄张典史掌握全县大权，不会准他的。便叫另一衙役写了一张收到白星（那位书生自称白星）赎罪银一百两的收条，书生交了银子，拿过收条。黄二虎没有料到今天发了一笔横财，这⁴一百两银子相当于自己每月差银一两五钱的六十六倍。尽管他多年对老百姓敲诈勒索，但哪一次也没有这么多。他欢欣若狂，也不想管张正山的事了，将手一挥说：“弟兄们回县城，今天我请客。”五个差役扬长而去。

这时，那位书生叫随行的两名书童将老叟张正山从树上放下，老叟连伤带吓，已经晕过去了。书生问了村民张正山的住址，遂叫书童由一位村民领着，到张正山家，卸了一块门板，扛来后，两位书童抬着张正山，书生和他的朋友跟着，到了老叟家。村民纷纷前来看望老人，那位书生怕老人经不起打扰，一一谢绝，村民陆续离开，

屋里只剩下书生一行四人和张正山。

张正山醒了过来，书生给老叟把脉，验看伤痕，断定只是外伤，还未伤到内脏，便从行囊中取出医治跌打损伤的药，给老人内服外敷，很快就见效，疼痛大大减轻。书童又烧好开水，服侍老人喝下一杯，张正山精神好多了。

张正山坐了起来，欲下床跪谢，书生拦住，和他朋友分坐床前，两名书童给主人泡上茶后，从屋里出去，一人在院内，一人在张正山家大门外面，察看动静。

书生先向老人介绍自己情形说：“我叫白星，这是我朋友廖刚，皆河南仪封县人（今河南兰考县仪封镇），自幼读书习武，立志忠君爱民，惩贪除霸，适才路过此地，得与老人家相逢，恶役逞凶，令人愤慨。”

张正山长叹一声说：“豺狼横行，百姓遭殃，命太苦啊！”

白星问：“为什么黄二虎这样凶狠？其他差役也是这样坏吗？”

张正山一听此话，眼前立即浮现出众差役凶神恶煞鱼肉百姓的种种暴行，不禁怒火满腔，恨不得尽行揭露，以泄心头之恨，但他忽然想起刚才书生畏惧黄二虎淫威，交纳所谓赎罪银之事，可见白星没有能力惩治差役，说了也是白说，说不定传到这帮坏蛋耳里，又要前来大打出手，还是忍了吧。于是，张正山含糊说道：“天下乌鸦一般黑，老朽只有认命了。”

白星见此情形，心知老人必有顾虑，自己目前还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不能过分催问，但由此也可看出，差役淫威是何等的厉害，于是便提出另外的问题，问老人：“本县县务由谁主持？”

张正山想，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传出去也不会惹怒豺狼，而且白星救了自己的性命，也该讲些有分量的真实情况。张正山便对白星说：“自连任八年的老知县余瑚升官以后，两年来县务由张典史张泌璠主持，知县、县丞、主簿曾先后来了六批，但多系到任不过

月余即离县而去，还有两位知县一位县丞暴卒，死因不明。”

白星、廖刚大为惊讶。白星问：“典史乃不入流的卑微职员，负责稽检狱囚，只有在没有县丞、主簿的时候，才暂时代理县丞、主簿处理之事。县丞官阶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协助知县理事，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职位相当重要。方圆百里的堂堂一县怎么能长达两年，没有知县，没有县丞、主簿，听凭一个不入流的小小典史主宰一切！”

张正山避而不谈这一问题，却介绍起老知县和张典史的情况来。张正山说：“老知县余瑚，原籍行唐县，家有典铺三座，在庆都县当了六年户房书吏，平定吴三桂等人三藩之乱时，捐银千两，补授庆都知县，两年半以前又捐河工银三千两，升授正五品的真定府同知，据说甚得巡抚赏识。”

张正山咳嗽起来，咳了一阵，又接着说：“张泌璠原系刑房书吏，与老知县是八拜之交，被余瑚提升为典史。余瑚高升时，稟准巡抚，令张泌璠暂时处理县务，这一暂时，已有两年多了，说不定还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呢。”

白星问：“听说新知县要来了，张泌璠该不可能再主持县务了吧。”

张正山说：“很难说，新知县也许到任不久，又会步几位前任知县的后尘，卷起铺盖，仓惶而去！”

白星问：“什么原因？”

张正山不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开口讲道：“黄二虎是兵房书吏，系张典史之拜弟，吏房书吏李法是张泌璠之婿，户房书吏张京是张泌璠之长子，礼房书吏戴全、刑房书吏郭章、工房书吏汪信也是典史拜弟，捕头张广、张亮是典史的子侄。”

白星一听，心里雪亮，很佩服老人的机智。因为，如果一一详述，老人会担心遭到打击报复，设若不讲，又对不起救命恩人，故讲

了一些人所共知但又是非常重要的表面现象,有心人便不难知道老知县余瑚与典史张泌璠主宰庆都县的基本情形。

白星想,不宜多问,耽搁久了,怕豺狼对老人下毒手,于是看看廖刚,廖刚也有同样看法,点点头。白星便对老人说:“老人家伤未全愈,请多珍重,小生告辞了。如果您老人家愿意的话,十日之内请至县城相晤。”言毕,白星、廖刚向张正山致礼告别,带着两名书童出门而去。

张正山坐在床上,反复思考:这两位公子究竟是何许人也?说他怕事吧,为何敢于挺身而出,挡住黄二虎的大棍,救下自己的性命?这不仅是需要勇气和势力,也显示了其武功之高超。说他俩是贵胄子弟吧,怎么又怕黄二虎绑送县衙的威胁,而交纳百两赎罪银?但是又令人奇怪的是,他们为何要向黄二虎索要收条,所谓向兄长交代,显然不是真实原因,这又是为何而做,是无意识地办个手续,还是以此为凭据,作将来惩办恶差的证据?左思右想,不得其解,最后张正山叹口气说:十日之内,到县城看看,也许那时就可以弄清两位书生的真实身份了。

第二天巳时二刻左右(上午10点),庆都县城北面十来里的谢家屯,突然之间,人声鼎沸,打骂声哭喊声震动全村,四十多名差役分成九批,闯入村民家中,砸门抄抢,捆人打骂。一批六人闯入村东头一家较大的院子里,连声喊道:“谢佑安,快出来。”

被称为谢佑安的人,四十七八岁,身体单薄,面带病容,正陪着两位昨夜借宿的客人闲谈,一见来人,大吃一惊,连忙离座向前致礼说:“张书吏、张捕头,快请上座,今天是哪股风把二位贵客吹至敝舍?”

原来,这位书吏就是典史张泌璠之子户房书吏张京,张捕头是张泌璠之侄张亮。张亮、张京哼了一声,大摇大摆地坐下。谢佑安叫人奉上两杯香茶,恭站一旁。

张京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谢佑安，你别装糊涂，你心里清楚我们来此的用意，我们总不是闲得无聊四处瞎逛吧！”

谢佑安连声应道：“是，是，是，两位大少爷公务繁忙，哪有时间闲游。”

张京说：“废话少说，拿钱来。”

谢佑安忙从袖里摸出半吊钱（即五百文，约折白银五钱），呈送与张京，陪笑说道：“给弟兄们作点零花。”

张京的两只小眼睛一瞪说：“谁稀罕你这点钱，我是来催征欠赋的，快交白银十五两。”

谢佑安大惊，急忙说道：“我没有拖欠国赋，请二位大少爷明察。”

张亮厉声喝道：“不准胡说。”

张京拿出一本册簿看看后说：“你有上地百亩，亩交小麦三斗，应纳三十石，上次你只交了十五石，欠赋十五石，念你人丁稀少，运输不便，每石折银一两，不是应交十五两吗？”

谢佑安一听，知道又是差役以完作欠多收少记的老一套，三个多月前，自己亲自领人运了四十石小麦进城纳赋，没有拖欠，可是手中没有凭据，无法争辩，有苦说不出，急得眼冒金星，汗珠如豆，晕晕乎乎，连声叫苦说：“这怎么得了，怎么得了。”

这时，十名差役押着二十多位被绑着的村民走了进来，把院子塞得满满的。一名差役进屋对张京说：“大少爷，已经拿下二十三名抗赋刁民，汪黑子他们二十四人由兵房书吏黄二虎领着，前往陆家堡催赋去了。”

张京点点头说：“好，就把这帮抗赋刁民押解县衙，杖责枷号，不交清欠赋，叫他们见阎王去。将谢佑安拿下。”

两名差役应声来绑，谢佑安又气又怕，身体原来就很虚弱，有病在身，这时支持不住，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差役不管三七二十

一,抓起谢佑安就捆。院子外早已跑来八九十名妇女、老叟老妪,哭喊着他们被绑的亲人,一些被绑村民也痛哭流涕。

突然,一人说道:“且慢。”

张京一瞧,是谢佑安陪着闲谈的客人,两位二十七八岁的书生,便很不耐烦地说:“什么事,不要妨碍公务。”

一位书生微微一笑说:“我叫白星,路过此地,看来公差办得不太顺利。依我之见,这些欠赋之人可能目前拿不出钱,你把他们绑往县衙,施刑追逼,也不见得能追出银米,不如将他们放了,宽限几天,叫他们去借贷求助,或许能还清欠赋。”

张京一伙,本来就是想利用所谓“欠赋”的借口,一次又一次地勒索银钱,塞饱私囊后,才征足“欠赋”,不料这些村民叫穷,既不承认欠赋,又不愿多给“草鞋钱”(差役勒索村民的一项名目),一户只拿出三二十文,惹怒了他们,故要将其一一捆绑,押解县衙,严刑催逼,这样,既可勒索不少银财,也带有杀一儆百姿态,威胁其他村镇居民多交“草鞋费”。因此,一听白星所述,张京想,此人是谢佑安的客人,谅必有些资财,不如从此人身上想法,捞取钱财。于是,张京说:“刁民抗赋,大罪一条,哪怕我有菩萨心肠,也难以搭救。但是,念在佛祖慈悲分上,只要他们能在半月之内还清欠赋,我就担待吧。不过,弟兄们累了半天了。”

刚说到此,白星一笑说:“小生明白。”随即从袖中摸出白银一封说:“这是白银五十两,权当我代他们给与诸位公差的草鞋费吧,但请公差开张收条,日后我好向他们讨回此钱。”

张京心想,看其打扮言谈,不过是普通书生而已,不是文武大臣的衙内,不怕他兴风作浪。于是,张京接过白银说:“看在公子金面,便宜了这帮刁民,齐亮,写张五十两收据。谢佑安,你等听着,限于十天之内纳完欠赋,否则,锁拿问罪,抄没家财。”齐亮写好收据,送呈张京,张京盖了印,说道:“弟兄们走。”言毕,这伙凶狠差役